



M. T.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诗选

(俄)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著 苏杭 译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诗选

(俄)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著 苏杭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著;苏杭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7

(茨维塔耶娃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5495 - 1510 - 3

I. ①致… II. ①玛… ②苏…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960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封面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8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像俄罗斯诗歌的巨擘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于1941年8月31日在俄罗斯中部的小城叶拉布加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孤苦的、艰难的、悲惨的一生。

那是高傲的、充实的、永恒的一生。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俄历9月26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艺术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美术博物馆的创建者;母亲玛丽亚·梅因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音乐家,精通数种语言,是她丈夫创建博物馆的得力助手。茨维塔耶娃本应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但是不幸的是母亲患上了肺结核,在她十四岁时便离开了他们。还在母亲在世时,她便尝到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与孤独冷漠的滋味。为了给母亲治病,全家长期漂泊国外,十岁的她与八岁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两人常年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地寄宿学校读书。不到十七岁时,她只身前往法国巴黎大

^{*} 参考《苏维塔耶娃作品集》两卷本编者安娜·萨基扬茨所写之前言。

学听古代法国文学课。她自幼养成的那种清高孤傲的性格使她后来吃尽了苦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六岁便开始写诗。她意识到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大概是在1903—1904年,也就是她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1910年秋天,她刚满十八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从内容上看没有跳出一个少女的生活圈子,但是由于它显露出作者早熟的诗歌才华,得到了著名诗人勃留索夫、沃洛申的赞许。沃洛申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此后,他不仅引导茨维塔耶娃走进了“诗歌的殿堂”,二人还成了忘年交。1911年茨维塔耶娃放弃了学业,来到了诗人沃洛申在克里木的科克杰别里创办的文学家之家。那里吸引着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出身于革命世家的子弟谢尔盖·埃夫伦,1912年1月两人便结为伉俪,9月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出世。同年她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神灯》。

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8月,在茨维塔耶娃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与世长辞。继而她又与丈夫长期别离,给她的命运平添了一层不祥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尔盖·埃夫伦作为救护人员辗转于各地,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白军溃败,作为白军军官的谢尔盖·埃夫伦被命运抛到了国外。茨维塔耶娃带领女儿阿利娅和1917年4月出生的二女儿伊琳娜留在莫斯科,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她没有任何收入,“靠写诗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话虽然是她多年以后在另一种更为艰苦的国外环境下说出的,但是当时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确实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她一度到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偶尔也出席一些诗歌朗诵会,包括为募捐而举办的晚会。她虽然不修边幅,甚至流露出她那固有的高傲神情,却也被听众当作自己人而受到热情欢迎。一个强者在生活最艰难的处境中永远能够迸发出最旺盛的创作力。茨维塔耶娃在这段时间里,以顽强的毅力不

仅写了数百首抒情诗,还对民间文学作了探讨——她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素材写了许多首长诗。此外,她还与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合作,为他们写了几部诗剧,同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灵感,向他们奉献了不少组诗。茨维塔耶娃的早期诗作“是用古典的语言和风格写作”的,她的“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这些诗具有“无限的纯洁的力量”^①。“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我在青石板上挥毫……”等诗便是如今已经成为传世之作的早年的抒情诗。

在与谢尔盖·埃夫伦离别四年半以后,借助爱伦堡于1921年春出国访问之便,茨维塔耶娃于同年7月14日意外地得到了丈夫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的消息。茨维塔耶娃随后于1922年5月15日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二女儿伊琳娜于1920年饿死)去国外与丈夫团聚。从此,茨维塔耶娃与祖国离别了十七年,备受痛苦的煎熬。

离开俄罗斯以前,茨维塔耶娃已经确立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的创作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正处于旺盛时期。她先后又出版了三本诗集:《选自两本诗集》(1913)、《里程碑》(1921年初版,1922年再版)、《卡桑诺瓦的结局》(戏剧小品,1922)。

茨维塔耶娃出国后第一站是柏林。当时那里是俄国文化人汇集的中心,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霍达谢维奇、安德列·别雷等人较长时期住在那里;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在那里作过短暂的逗留。茨维塔耶娃与他们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与帕斯捷尔纳克常有书信往来。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将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但是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还没来得及

^① 见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与里尔克谋面,后者便溘然长逝。然而这三位诗人往来的书简以及相互的献诗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坛的珍品。尽管柏林约有七十家俄罗斯人办的出版社和报刊,具备出版诗集的有利条件,但是茨维塔耶娃只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便于1922年8月1日去布拉格。1925年2月1日她的儿子格奥尔吉(穆尔)在那里出生。谢尔盖·埃夫伦在布拉格住读,为了节省开支,茨维塔耶娃便带领孩子住在郊区乡间,曾五次更换租金更为低廉的住房。茨维塔耶娃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未放松创作。除了短诗,她还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如长诗《山之诗》(1924)、《终结之诗》(1924),组诗《树木》(1922—1923)、《电报线》(1923)等。

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茨维塔耶娃未等丈夫大学毕业便于1925年11月1日携十二岁的女儿和九个月儿子移居法国。起初住在巴黎友人家里,后来又五次迁居巴黎郊区的五处乡镇。她在法国侨居的时间最久,近十四年,但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三年多却给她留下远比巴黎更美好的印象。这期间,茨维塔耶娃曾去伦敦和布鲁塞尔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去海滨度假。

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计只靠茨维塔耶娃写诗的稿费 and 朗诵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益困难。因此,从30年代起,茨维塔耶娃改为从事“能够养家糊口”的散文创作。散文创作的素材多取自她个人的经历和家世。《父亲和他的博物馆》、《母亲和音乐》、《老皮缅处的宅子》、《索涅奇卡的故事》便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关于一些诗人的回忆和对普希金的研究:《一首献诗的经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事》(关于沃洛申)、《迷惑的灵魂》(关于安德列·别雷)、《我的普希金》、《普希金和普加乔夫》;还有一些如《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处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则是评论同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个性以及探讨诗人和他们的使命的文章。

茨维塔耶娃初到国外时,受到俄国流亡作家们的热烈欢迎。几家俄国侨民办的出版社争相向她约稿,仅头两年她出版的诗集便有《离别集》(1922,柏林—莫斯科)、《献给勃洛克的诗》(1922,柏林)、《少女女皇》(童话诗,1922,柏林—彼得堡)、《普绪刻》(1923,柏林)、《手艺集》(1923,柏林—莫斯科)、《小伙子》(童话诗,1924,布拉格)等六册,四年后又出版了《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巴黎),这是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

严酷的现实使茨维塔耶娃摆脱掉“除了心灵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的超然的人生哲学,逐渐对流亡圈子的空虚、冷漠、庸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投以无情的轻蔑和辛辣的讥讽(《报纸的读者》)。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巴黎时,她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她在政治上与那些流亡者的分歧。茨维塔耶娃公开表示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她刚到国外时就曾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败类们》一诗译成法文发表。1928年11月7日她出席了在伏尔泰咖啡馆举行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会后记者问她:“关于俄罗斯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茨维塔耶娃不假思索地答道:“那里有力量。”早在六年前的1922年4月28日清晨,茨维塔耶娃在离开俄罗斯的前夕,在空荡荡的铁匠桥街遇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问他:“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后者答道:“这里有真理。”茨维塔耶娃1928年答记者的那句话,就是与马雅可夫斯基1922年对她说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的。茨维塔耶娃以她“那里有力量”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并以“她的整个诗歌的实质,与反动势力抗衡并且勇敢地表明自己对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同情”。^①然而这句话却也断送了她全家的一部分生活来源。过去发表她的作品的《最新消息》报从此不再发表她的作品。但是茨维塔耶娃后来在给马雅可

^① 弗谢·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诗文集》第一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10。

夫斯基的信里毫不含糊地并且不无骄傲地承认别人对她的指责：“如果说她（指茨维塔耶娃）欢迎的只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么她欢迎的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新的俄罗斯……”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为了向她表示敬意，曾在他的创作展览会上展示过这封信。

在回顾侨居的日子时，茨维塔耶娃写道：“开始时（热情地！）发表我的作品，后来清醒以后，便不再找我，他们意识到不是自己人——而是那边的。”“我不是为这里写作（这里的人不理解——因为声音），而正是为了那边——语言相通的人。”然而，诗人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我的读者在俄罗斯，可是我的诗却到不了那里”。

由于这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与那使她肝肠寸断的乡愁交织在一起，她这一时期关于祖国的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感染力（“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松明》、《接骨木》、《祖国》、“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与那些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作家如布宁一样，她离开祖国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土的感情就越强烈。

“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这种既不甘心与那些龌龊鄙俗的侨民为伍，又有家归不得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使茨维塔耶娃几乎精神失常。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就连她自幼那样热爱的俄罗斯语言都不能使她的感情平静下来：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在“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的痛苦的
自嘲中，笔锋却突然一转：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那对故土的亲切的记忆，那作者幼时在家园曾围绕着它嬉戏的火
红的花楸果树，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啊，可是它刚一出现在诗人的
脑海里却又戛然而止，不知有多少言语、多少感情尽在这不言之中，
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如此含蓄、如此深沉的艺术处理，这般令人回肠
九转的怀乡诗，只能出自有着特殊经历的茨维塔耶娃之手。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思想感情这般纷乱复杂，但她却把父辈与
儿女们截然分开，“我们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我们的争吵
不是你们的争吵”，“孩子们，自己去创作自己的故事——写自己
的激情，写自己的岁月”；“祖国不会把我们召唤”，“去吧，我的儿
子，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园”，诗人念念不忘用热爱祖国的情感
来培育自己的儿子：“像用唧筒一样，我把罗斯汲取——把你浇灌！”
（《给儿子的诗》）而《祖国》一诗再次表达了她的这种思想感情：

我不是白白地让孩子们眷恋
那远方——比海水还要湛蓝。

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
哪怕一双！我也要嘴唇着墨
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我整个生活便是我心灵的故事”，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式的生活信条，经过严酷无情的历史的校正，终于变成了“任何人都逃不脱历史的”这样的真理——尽管诗人领悟这真理迟了一些。因此，当德国法西斯入侵被她视为她儿子的故乡的捷克斯洛伐克时，她一下子便摆脱开自己的心灵的故事而迈进了历史。茨维塔耶娃时时刻刻注视着捷克事态的发展，她的心同捷克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她奋笔疾书，一气写成了包括十五首诗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这组诗浸透了诗人对捷克人民的热爱，充满了对德国法西斯的仇恨。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创作中少见的政论诗，是她一生创作的顶峰！

茨维塔耶娃一生创作了许多首长诗，《山之诗》（1924）和《终结之诗》（1924）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两首。《山之诗》如同《终结之诗》是献给康·罗泽维奇（1895—1988）的。茨维塔耶娃在1923年侨居捷克时与他相识，当时他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律系。

罗泽维奇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军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学业，上了前线。1917年被任命为黑海舰队海军中尉。担任过下第聂伯红色舰队司令员。国内战争将近结束时，被白军俘虏。后来，命运把他抛到了布拉格，在那里读完大学，1926年定居巴黎，加入了共产党，与法国左翼组织合作。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期间，他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1939年被捕，关押在德国集中营里；1945年在罗斯托克被苏联红军解放。返回巴黎后，他恢复了他的政治工作，同时从事绘画和木雕。1960年他把他保存的与茨维塔耶娃有关的所有材料（手稿、书信、图书、绘画）寄给了莫斯科，“以示对她的不可磨灭的纪念”。

1977—1980年间，罗泽维奇曾将他为茨维塔耶娃所作的四幅

素描和一座雕像的照片以及他的自传寄给了俄罗斯一位研究茨维塔耶娃创作与生平的学者。罗泽维奇在他的自传结束时写道：

……我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在布拉格相识的。虽然年代越来越久远，可是我却一直珍藏着对她的纪念。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离别生动地反映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诗歌中。因此我不想作任何诠释。难道可以用平庸的话语表达已经成为诗歌的财富的东西吗？1978年10月。

《山之诗》同《终结之诗》一样，是以事实和浪漫色彩的统一为基础的。例如，长诗中所说的“山”，即布拉格贝特欣山冈，因为它地处斯米霍夫区，茨维塔耶娃称其为斯米霍夫山冈。但是这个词对于诗人来讲同时还具有另外一种浪漫的意义。长诗中的山是爱情的同义语和象征。在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中，山的形象总是与感情的崇高、壮阔和狂澜以及人的本身的伟大相联系的。茨维塔耶娃把她自己比作山，并且总是以“狂风暴雨”来响应召唤。她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里说，“当我们将来会见的时候，是山与山相逢”。

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喜欢走路的人，她喜欢山，而不喜欢海，她常常把山与海对立起来。在诗人的创作观念中，这两个概念在作为象征的同时，还具有对立的意义。她说，“有些事物我对它们永远保持着排斥的状态：大海，爱情。海洋像帝王一样，像金刚石一样：只听得见那不歌颂它的人。而山则表示感激（神圣的）”，山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山在天空中”。

在《山之诗》中，茨维塔耶娃表达了一种对人的情感和激情所持的浪漫主义的观点。这些情感和激情是以属于存在的崇高的、精神的因素为基础的；她把这些情感和激情同日常生活对立起来——尽管这种日常生活是家、家庭以及亲人的关系。她在1925

年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道：“我使我的心灵养成一种习惯，让它在窗子外面生活，我一生都是透过窗子来看我的心灵的——啊，只看它！——我不允许它走进家里，就像人们不让、也不带着家狗或者迷人的小鸟进入家里一样。我把自己的心灵变成了自己的家，但是从来也不会把家变成心灵。我不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我不在家。心灵在家里，——在家，这对我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不能思索。”（参阅长诗中“想幸福就该待在家里，——/想得到不是虚构的爱情……”句）《山之诗》尾声中有两行诗，被诗人删掉了：

尾声看来写得很长——

但是我心中的记忆也很久长。

随着历史的进程，谢尔盖·埃夫伦和女儿阿利娅均投身于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法西斯叛乱的斗争。不久，在1937年3月，阿利娅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同年秋天，谢尔盖·埃夫伦为了与苏联在国外的一起情报工作有关的事件不得不仓促秘密返回苏联。在这种对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儿子极为不利的处境下，她已经没有可能再在法国居住下去。茨维塔耶娃这一阶段把她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整理、安排自己的手稿上。为了她儿子的前程，也为了给她的诗找到家，茨维塔耶娃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穆尔于1939年6月18日重新踏上了她走遍天涯海角到处都装在心里的黑土地（《祖国》）。一个在国外历尽沧桑漂泊了十七年之久的游子，一旦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的怀抱，酸甜苦辣便一齐涌进了心头。然而，就在全家重新团聚在自己家园的两个月内，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茨维塔耶娃的头上。8月27日深夜，女儿阿利娅突然被捕，过了不到一个半月，即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遭到逮捕。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茨维塔耶娃痛

不欲生。她在1940年9月5日的笔记中写下了当时的心境：“人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茨维塔耶娃一面为女儿和丈夫到处奔走求告，一面辛勤地从事诗歌翻译借以谋生，并打发那更为孤寂的日子。由于她的诗作无处发表，她只能偶尔在译稿中写下几首。这是后来从她遗留下来的译诗中发现的。在译诗方面，她比自己写诗更为重视音韵节奏和意境。在她回国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尽管处在更为沉重的生活与心理的压力之下，茨维塔耶娃仍然完成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她译的主要是西方著名诗人如波德莱尔和英国、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诗人的作品，以及伊万·弗兰科、瓦扎·普沙韦拉和白俄罗斯诗人的诗作。除此之外，她还为《莫斯科新闻》和《国际文学》将莱蒙托夫的诗译成法文，将洛尔伽的诗从西班牙文译成法文，将贝希爾的诗从德文译成法文。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居然在精神上 and 体力上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

最使她难堪和愤懑的是，回国后一年有余尚无安身之处。她向当时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却是一平方米也没有。她们母子二人经常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在一封信里感叹道：“我不能放任我的感情——权利（何况在从前鲁勉采夫街博物馆里还有我们家的三套书房——外祖父……的，母亲……的，以及父亲……的）。我们把莫斯科都献出来了，而它却把我抛了出去——驱逐出去。”

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日益加剧，茨维塔耶娃再也无法抵御最后的劫难。为了儿子的安全，1941年8月8日她带领穆尔离开她刚刚获得立锥之地的莫斯科，8月18日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技能是翻译外国诗歌，但是这种技能在那里却毫无用处。于

是她在8月26日只身前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餐厅谋得一个洗碗工的工作,然而就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她于8月28日返回叶拉布加。至此,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她痛苦地感到,她一向认为诗人是“有用的”,但是如今诗人已经毫无价值了。作为一个母亲,她虽然日夜为儿子心焦如焚,却毫无保护他的能力。万般无奈,她只好将保护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别人,自己却于8月31日趁房东星期日外出时悬梁自尽了。她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说:“小穆尔!原谅我,然而越往后就会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要明白,我无法再活下去了。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息,并且解释一下,我已陷入绝境。”

然而茨维塔耶娃已经无从知道,在她死后的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在1941年10月16日谢尔盖·埃夫伦被处决。

过了不到三年,使茨维塔耶娃最为担忧的儿子格奥尔吉·埃夫伦于1944年初应征入伍,“去开辟自己的岁月的战役”,7月在白俄罗斯战线为祖国献出了他年仅十九岁的生命!

聊以告慰茨维塔耶娃英魂的是,她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埃夫伦,经过了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终于在1956年重获自由,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事业,整理、注释并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的唯一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却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于1975年谢世了。

我的诗覆满灰尘摆在书肆里,
从前和现在都不曾有人问津!
我那像琼浆玉液醉人的诗啊——
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

这是茨维塔耶娃在踏上俄罗斯诗坛的最初日子里对自己的创作的预言,那时她刚满二十岁。后来每当有人问起她对自己的诗歌的看法时,她总是用以上所引的最后两行诗来回答。她不幸而言中了!在长达三十余年的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她的诗在她的祖国非但无人问津,而且几乎有几代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茨维塔耶娃的诗开始“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等待她的将是最高的荣誉”。^①五十年来,不仅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了她的大量作品和关于她的研究著作,她的祖国也出版了几十种她的作品选集和全集,每种印数少则五万,多则二十五万。我们不难据以推算出读者的人数。她写的诗剧以及根据她的诗作改编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不断被搬上舞台。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为她的诗作谱写的乐曲被列为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此外,俄罗斯各地还经常举办茨维塔耶娃诗歌朗诵会。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经历了整整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今年,也就是2012年,是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二十年,茨维塔耶娃一生中不胜翹企的读者如今正追随着她的踪迹……

苏 杭

2012年2月

① 见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目 录

1913—1915

“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	003
“你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	004
“我这会儿俯卧在床上……”	006
谢·埃	008
给外祖母	009
“我喜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	011
“我怀着柔情蜜意……”	013
“吉卜赛人是那样地喜欢分离!……”	014

1916

“我种了一棵小苹果树……”	017
“任谁也没有夺走什么东西……”	018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019
莫斯科吟	020
1(3)“夜晚打从钟楼经过……”	020